

海上

迷宮

= 3 =

長篇社會小說
香中

海之迷宮



上海書局出版



社會小說
海上迷宮

著作者 春蘭生

第二十六回

別杭州訪問鳳鸞巢 老上海演說鴟鴞傳

却說伍嫂子下樓看那客人時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和自己有過交情的柯玉樹。原來柯玉樹被檢察官拘去。管押了之後。不多幾天。便提起公訴。說柯玉樹犯九個詐欺取財罪。審判結果。便判決監禁三年。柯玉樹他也知道那些證據。都被檢察官搜查去了。就是上訴。也決不會宣告無罪的。在未決期內。拘留的時間。却只能以兩日折抵一日。若果上訴。只有吃虧。沒有便宜。柯玉樹他原是打官司的老手。



新法律也曾經下過一番研究的苦功。對於這種門檻。焉有不省得之理。心下盤算了好久。才決定了不上訴。判決以後十天。便送監執行。柯玉樹生就的伶牙俐齒。更兼筆下來得。所以看守監獄的那些人。都另眼相看。在舊式監獄吃官司的人。本來講究資格。大凡進監獄資格最老的犯人。名其曰龍頭。在監獄裏權力很大。一衆犯人都應當聽龍頭的命令。那種舊式的監獄。情弊本來很大。如今雖說改革了。可是龍頭這種制度。却依舊存在。這柯玉樹進了監獄之後。憑他三寸不爛之舌。說得全監的犯人都心悅誠服。願意聽柯玉樹的指揮。那龍頭也忙把他這一個寶座。禪讓給柯玉樹承受。所以柯玉樹名雖吃官司。可是每天有監裏的犯人。孝敬他些食品銀錢。比在



外邊一樣的舒服。三年的刑期雖長。只要身體精神。不受痛苦。耐心守着。光陰也原過得飛快。眨一眨眼就過了一千零九十五天。這天典獄官一枝提簽。便把柯玉樹從號子裏提了出去。臨走的時候。同監的犯人。都來向他道賀。也有幾個爲了命盜重案。判決監禁十年八年的。見柯玉樹期滿開釋。便十分羨慕。甚至有流下淚來的。柯玉樹也只得用好言去安慰他們。才喜欣欣的跟了那獄丁到了外面。那位職員。便教獄丁替他。把在監獄裏所穿的號衣脫下。又把進監時所穿的長袍短褂。還了柯玉樹。又把一切零碎東西。都點交過了。才教柯玉樹回去。柯玉樹低着頭。匆匆的跑出獄門。却喜家裏早派了一名當差的。在監門接應。那當差的便在柯玉樹手裏接過了衣。



服。柯玉樹這時。生怕在路上撞見熟人。所以只是低着頭。急急的趕路。不一會也就到了家裏。住了兩三天。因爲自覺無顏見人。所以閉門不出。只暗暗派人打聽伍嫂子的消息。那人打聽過了。便來回報。說伍嫂子早已關了茶館。遷向上海去了。柯玉樹聽說。心想我既吃了官司。在杭州是再也存身不住的了。不如也到上海去碰碰機會。再講。順便也可以找找伍嫂子。重拾舊歡去。主意想定。便收拾收拾。動身往上海而來。事有湊巧。在火車上却碰見了一個向在上海做生意的杭州人。這位杭州人。是嫖界名宿。上海的窩子。他沒有一家不熟。生性又是健談得很的。所以在火車裏。沒人和他講話。他便找柯玉樹談天起來。偶然談到嫖字上面。這人便要顯出自己是個老



資格。頓時把他話簍子打開了。他便說那家在那個衙堂裏。生意怎樣。又說這家在這條馬路上。客人不少。歷歷如數家珍。把個好嫖成性的柯玉樹。聽得津津有味。接着這杭州人又說道。我們杭州人現在在上海吃堂子飯的。可也不在少數。第一個是鼎鼎大名花國總理蓮英。生意也不能算壞。可惜他爺娘都吃上了鴉片煙。兩枝煙槍。雙管齊下。女兒皮肉生涯賺來的錢。供給他倆買印度大土。總嫌不夠。所以總是寅年吃了卯年糧。外貌瞧去。雖然很闊。內裏却拉了不少的虧空咧。至於得到實惠的。却在名氣並不大的那個伍小脚。這伍小脚聽說丈夫倒也是書香一脈。並且據伍小脚自己說。還是一位秀才先生咧。夫妻倆在杭州開過茶館。不知爲什麼又到上海吃



起堂子飯來。柯玉樹聽了。不禁心裏動了一動。心想丈夫是秀才。夫妻倆又是開過茶館的。決計沒有別人。定是伍才和伍嫂子夫妻倆。但不知他們怎會吃起堂子飯來。而且瞧這朋友語氣之間。伍嫂子一定還積蓄了幾個造孽錢咧。自己這一番到上海來。本就想找他們去。正愁在這茫茫人海的上海社會裏。那裏就能找尋得到。如今却踏破鐵鞋無覓處。得來全不費功夫。聽這朋友講。他一定知道伍大嫂的住處。倒不可失之交臂。須要問一個詳細才行。當下便道。但不知這個伍小脚。他住在那裏。這一次到上海去。倒要去瞻仰瞻仰吾們這位同鄉咧。這杭州人道。我去是去過一次。不過我並不做他們。所以一時間他們住在那裏。倒有些忙壞了。杭州人說到這裏。突



然間又用手在大腿上拍了一下道。我怎麼會記憶力這樣薄弱。我口袋裏剛正裝着一名顧問官。凡事都得問他。爲什麼一些都想不起來了呢。柯玉樹見這杭州朋友起先說是忙懷了。後來又說有什麼顧問官裝在口袋裏。語言鶻突。正不知他安着甚麼心。他想你忘懷就忘懷了。何必又說甚麼口袋裏的顧問官。這手掌大的一個口袋。怎麼會裝得下一個人去。不知這顧問官三字。又是甚麼東西的別名咧。心下正在十分納悶時。只見那杭州朋友。條的從身上掏出一個小皮夾來。打開了。在裏面取出一本長不滿二寸的。闊不滿三寸的小簿子來。慢條廝理的在這小簿子裏檢查。果然不到一刻功夫。居然被他檢查到了。便念道。素雲。新會樂西一弄。電話中央二千



八百三十號。柯玉樹聽了。便也在懷中掏出一本小記事冊來。用鉛筆記明在上面。那位杭州朋友。正要把那本小簿放進小皮夾裏時。柯玉樹便伸手向他道。對不起。這是什麼東西。倒要借來瞧瞧咧。那杭州朋友便遞給了柯玉樹。柯玉樹接來一瞧時。只見那小簿子是用綠色洋紙做的封面。上面印着花界電話簿五個兩號鉛字。裏面都是些五號鉛字。一行一行把全上海的長三堂子。什麼芳名。住在那裏。多少電話號碼。記載得清清楚楚。及知翻到末一葉。只見印着一行鉛字道。每冊大洋二角。不折不扣。柯玉樹不禁吐了吐舌頭道。總共不到二十頁的東西。要賣人家兩角大洋。這個利息。未免太好了些。那杭州朋友道。說來也話長。只因那些長三堂子。雖裝了電話。



可是電話行裏不肯把他們的號碼登載在電話簿上。他們說第一堂子究竟不是正當的營業。不能和那些官署商號並肩印在一處。第二一般小滑頭。要是沒事的時候。便打開電話簿來。專找堂子裏打電話來和你們尋開心。電話局裏豈不是不勝其煩了嗎。所以上海租界電話局對於堂子裏裝的電話是祕密的。可是一般嫖客。究竟不能都把相好的電話號碼牢記在心裏。偶然忘記了。又沒得查處。豈非太不便利。所以便有一位聰明人。想出一個方法來。苦他兩條狗腿不着。一家家的跑堂子。調查電話號碼。印成力電冊子。大家既可以查電話。又可以當他是用。豈不是一舉兩得。所以這本花

第二十六回 別杭州訪問鳳鸞

了幾千本。他自己只要花一兩個銅

洋。你想這是甚麼利息。柯玉樹點頭嘆息道：

「只好讓他專利了。這種主意決不是笨伯可以想得出來的。發明這

本花界電話簿的。倒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咧。那杭州人嘆喏一笑

道：「發行這本花界電話簿的一個人。姓牛。綽號就叫牛屎堆。這人在

上海社會上。也是赫赫有名的。因為他以前老是辦小報。這種辦小

報的人。自然和堂子裏格外接近些。堂子裏的姑娘。要他們在小報

上說說好話。不得不和這些小報主筆敷衍。因此這牛屎堆倒也趾

高氣揚。目空一切。不過世界上凡事都逃不了一個進化的公例。上

海社會。一年一年在那裏向前進。小報自然也不得不隨着潮流。一





同開步走。這牛屎堆辦的小報。却老是這種懨懨無生氣。所以銷路一天一天跌下來了。不過牛屎堆人頭是很熟的。所以稿子方面。雖然蹩腳。廣告方面。却還不錯。每天只要胡亂剪刀漿糊。湊湊了一張報。出滿了一個月。便可以向人家收一兩百塊錢的廣告費。他所以不希望多銷報紙。本來一張小報不過賣一兩個銅圓。那些賣報的。却先要賺去一半。開報館的。不虧本已算萬幸。一切開支。自然專靠廣告。所以牛屎堆辦的這張報。後來索性連報攤上都買不到了。他每期只要印着二三十張。只要登廣告的人家。每家送去了一張。就完了事。樂得省出些印刷費。坐坐電車。吃吃稀飯。你道牛屎堆的打算精工不精工。柯玉樹聽了。心想畢竟上海是個繁華地方。吃懸空



飯的這樣多。我柯玉樹在杭州。也算是一尊大佛。憑仗自己這一點聰明才力。在上海社會裏。處得久了。准定也可以佔一席地咧。他正在這樣想。尙未答言時。只聽那杭州朋友又開言道。現在上海社會盛行一種賭錢的頑意兒。叫做詩謎條子。這種詩謎條子。是用古人的。一句詩。中間割掉一個字。填上一個方框。旁邊又湊了分量意義相同的四個字。把割下來的一個字。驢和在裏頭。顛顛倒倒。一會兒在第一個字上。一會兒又在第三個字上。好像搖攤的寶路一般。總教人家捉摸不定。這樣子打詩謎條子的總會。現在比野雞堂子還多呢。這牛屎堆。他在雲南路頂了一宅兩上兩下的石庫門房子。他自己住了樓上。便把樓下借給一家詩謎條子的總會。這家詩謎



總會裏專門用了有一個做條子的落魄文人。因為怕他做好了條子。和外邊的人通消息。所以把他關在亭子間裏。用了一個茶房。把他看守着。這做條子的。吃飯拉屎睡覺。便都在這樣一間斗大的亭子間裏。幸喜這做條子的人。倒並不撒爛屎。想和外面通關節。却死心塌地的。住在這亭子間裏。終日唧唧唔唔。哼他的蚊子腔兒。又因為他的條子做得還不錯。打的人無不被他吃進。所以莊裏連天大勝。因此總會老闆。款待這做條子的。十分十二分的討好。正是

杜門糞字飢能療。鑿壁偷光計太疎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。上海社會。一滑頭社會也。祇須心思才力過人。為一種朦



人之時髦事業。便可發大財。由橡皮股票而交易所。而影片公司。而跳舞場。而賽狗場。由發財票而儲蓄會。而小香檳。由金瓶燈草諸淫書。而性史性藝。而公然發賣春藥。由裸體畫而裸體照片。而性交照片。由沿街賣唱。而黎錦暉式袒臂露胸之歌。由搖攤牌九而詩謎條子。而輪盤賭。凡此種種。其興也忽焉。其敗也倏焉。聰明人寧爲雞口。恥爲牛後。至若人之亦之。則我方効顰。人已輦金而去。強弩之末。亦惟有想發財者。終至破財而後已也。

第二十七回

借燈光求榮反辱 問根由指東說西

話說那個牛屎堆到了晚上沒事的時候。便也閒蹀到這詩謎總會裏來。見一般打客紛紛下注。他也不禁技癢起來。便掏出幾塊錢來。換了籌碼。隨着衆人打了下去。可是這牛屎堆雖說辦了十幾年的小報。可是他肚子裏委實缺少墨水。平日對於詩詞一道。便是一個嫡親門外漢。況且詩謎這頑意兒。他們配的字。又都是虛虛實實的。那些詩詞老手。尙且打下去。十次中倒有九次要吃掉。常言道。詩有別腸。原來這詩謎。却別腸中更有別腸咧。你想想牛屎堆這樣一個